

◇ 内页城 李利忠专栏



李利忠,又名李庄、李重之。浙江建德人。长日谋食之余,偶或写点诗文,以遣有涯之生。

我没有午睡的习惯,这主要是因为我是个急功近利的人,觉得既然不可能像2000多年前的宰予先生那样,在一场黑甜的午觉过后,竟已青史留名,那就不睡也罢。我用以打发这段时光的方式是登山。登山好啊,可以锻炼腰腿,往后与他人竞逐时,有备无患,自可一马当先,勇冠三军。

因供职的单位离山近在咫尺,登山于我,可谓得天独厚。我通常沿一条蜿蜒的山石小径拾级而上,所费力气,并不比走平路更多。到得山顶,逗留片刻,然后从氤氲的草木气息中回来,继续一天的工作。我尤为喜欢盛夏正午烈日下的山林,人迹稀少,山也就闲且静,安详雍容,适于游目骋怀,沉思遐想。不

“拒绝舌尖上的浪费,制止餐饮浪费行为、培养勤俭节约的好习惯。”新学期开学典礼上,女儿有友向他们全校师生发出倡议,节约粮食,争取“光盘”。其实,我家的惜食“光盘”教育,倒真的是从娃娃抓起、从每天的饭桌做起,当然,这离不开我老妈的一本“煮妇经”。

“吃多少,买多少,新鲜又实惠,过日脚,不浪费。”这是老妈常挂嘴边的一句话。我家每天吃饭的人多,老少三代六口,这对每天要跑菜场买菜掌勺的老妈来说,绝对是个考验。掌握好分寸,不买太多不浪费,又保证大家吃好吃爽,这绝不是道简单的题。她不爱网购,喜欢眼见为实,用手掂量过了再买,也能把握好分寸。每天早上7点,老妈买菜去了:“去得早,菜新鲜,烧出来可口,也有助于大家光盘。”

带鱼、梭子蟹是我家二宝的最爱,所以,海鲜摊头是老妈每天必去光顾的,带鱼一次买三条、梭子蟹三四个,不能多买,争取一天吃完。买肉也是同样的道理。几天前,她买了80多元的牛腩回来。但准备把肉简单收拾一番下锅前,老妈犹犹豫豫的,后来还是拿出了四分之一放进了冰箱。在

中国历史上,产量最高的诗人,非陆游莫属。他一生写了三万多首诗。他还是一位著名的爱国诗人,不仅亲自参军作战,也写了许多爱国诗篇,《示儿》可谓泣血之作。字字句句可见其“还我河山”的意愿,比皇帝更加迫切而坚决。

人一旦有了忠君爱国的好名声,社会舆论一般便自动屏蔽他的缺点。也有个案例外,譬如就有人说陆游晚节不保。

春秋战国之后,华夏没出几个大思想家,宋朝著名理学家朱熹是出类拔萃的一个,可谓那个时代的精神领袖,其言恐怕比当时的皇帝更有影响力。赵翼《瓯北诗话》,记有一段朱熹的话,说陆游这个人能力太强,与韩侂胄走得太近,恐怕为其牵连。著名史学家白寿彝评价韩侂胄说,韩侂胄实际控制政权时期,曾实行庆元党禁,将理学定为伪学。在韩侂胄的生前死后,他一直受到理学人士的攻击,在他们所修的国史中,被称为奸臣。

陆游七十多岁时,曾为韩侂胄写了两篇文章:《南园记》和《阅古泉记》。本来写两篇文章不算什么。就像当下一些功成名就的企业家、明

登山

比春秋佳日,到处都是红男绿女,鸭行鹅步,哼哼哈哈。

有时我停下来,面对一山的苍翠和静谧,以及内心的舒旷和逍遥,不禁深切地领会到:作为宇宙运动的瞬息和偶然,人无论怎样强调自己,最终还是需要不断走回大自然中,恢复他最初的位置,恢复生命的健康。对于人类而言,社会也好,文化也好,艺术也好,都有诸多的不健康因素,就像经久的房屋会有霉斑和晦气,因此我们需要经常走出房屋,呼吸青草、树林、泥土乃至云影气息。世界太大,生活过于纷纭繁复,而个体的

老妈的“煮妇经”

一旁的我十分不解,问她原因,她说:“烧多了你们吃不完,放几天,又不肯吃了。索性少一些,明天再给你们弄个咖喱牛肉汤!”这“煮妇经”,真是让我心服口服。为了我家俩娃每天的营养,老妈选食材总是遵循品种多且适量的原则,实在吃不完的菜,第二天早上,她就烧我们宁波人最爱吃的咸酸菜泡饭;白切肉做多了,当天吃不完,就做醉肉吃;白斩鸡有剩下的,就腌一下,做醉鸡……

老妈的这本“煮妇经”里,写满了惜食,也让我想起了我的童年时代,爸妈是一定要让我光盘的。倒是后来读大学住宿了,在学校食堂解决吃饭问题时,总掌握不好分寸。有时饭买得多了,只得一倒了之。工作后,我的午饭也大多在食堂解决,吃不了,直接倒掉。有一次,老爸路过我们单位,刚好中午,我带他去食堂吃饭。和老爸共进午餐,我一激动,买了好几个菜,剩饭剩菜也成了意料之中的事。见我起身准备去倒饭,老爸严重抗议:“怎么不吃完?”

血肉之躯,又总是卑微而渺小,沉陷太久,自然难免迷惑和失落。而一座山,即使并不峭拔奇崛,却也是一种高度和超然的存在,能让我们从困厄纷扰中,暂时抽身出来,局外人一般,俯瞰置身的世界。我们会变得平和,会惭愧于生活中的那些计较,那些自怜自艾的叹息,甚至连死亡也变得轻淡。

偶尔我会想起一些年前,常与三五友人会于陋巷,沽酒买醉,饮至深夜。如遇月白风清,更是携酒相率登山,参差而坐,长啸当歌,臧否天下。坐到晨曦微露,这才各自回家:未婚的回家想女人,已婚的回家跪搓板。不想时过境迁,而今只有我一人犹登山如故,其余人等,则大腹便便,往日之矫健身手荡然无存矣。

“吃不下了呀,硬吃,又要胖了。”我脱口而出。“那么多白米饭,浪费太可惜了!你不吃,我来吃。”老爸对我的剩饭理由明显不满,拿过我的盘子,“呼噜噜”吃完了,末了,还责备了我几句“倒饭罪过”。确实,经历过困难时期的长一辈和老一辈人,最看不惯我们浪费,尤其是粮食。

一粥一饭,当思来处不易;半丝半缕,恒念物力维艰。小小的餐桌,传承了中华民族尊重劳动、珍惜粮食的传统美德。后来,在食堂用餐,我也会对打饭的师傅说:“饭少一些,怕吃不完。”在家吃饭时,我也总是对两个孩子说:“盛多少,吃多少,尽量光盘,不要浪费。”他们实在吃不完饭菜要剩下时,老妈总会“挺身而出”:“我是绝对不会把白米饭倒掉的。”她会用保鲜膜把饭菜封起来,放入冰箱,下一顿,热一热吃。

俭,德之共也;侈,恶之大也。节约粮食是一种美德,也是对劳动者的尊重。小富由俭,节约不是让自己过得苦巴巴的,而在于不浪费。从每一顿饭开始,精打细算地买菜,认真真地吃完,让“吃多少、买多少;盛多少,吃多少”成为一种时尚,也成为一种习惯。

陆游的晚节

星、退休的政客,请人写传记、回忆录差不多。问题是《宋史》将韩侂胄定性为奸臣,精神领袖朱熹还亲口说过,陆游与韩侂胄走得近。这还得了?

韩侂胄,曾任宁宗宰相,任内追封岳飞为鄂王,追夺秦桧官爵,力主北伐抗金,但因其用兵不当导致北伐失败。可金人却颇佩服韩侂胄的气节:“韩侂胄函首才至虏界,虏之台谏文章言侂胄忠于其国,缪于其身,封为忠缪侯。”然而,侂胄因禁绝朱熹理学与贬谪宗室赵汝愚,故被理学家视为奸臣。其实,实在是由于专权和排斥异己,韩侂胄才引火烧身,被掌握话语权的人定性为奸臣。可不,同样主张北伐的张浚也遭遇符离大败,他们却遭受不同的结论:一个是奸臣,一个是功臣。袁枚有句话说得很透彻:一个与朱子交,一个与朱子忤,故也。一言以蔽之,掌握话语权的人代表的是政治正确,得罪不起。

人云亦云的人,或许根本没有看过陆游为韩侂胄写的文章,这种现象

在当代屡见不鲜,一旦点破,说不定马上有人骂我是汉奸。在《南园记》和《阅古泉记》里,陆游只是记山林泉石之胜,提出了复归故山的愿望,并无阿谀逢迎、希荣附势之意。更何况陆与韩家有通家世谊,多有文字往来。韩侂胄委托陆游为其居家南园作记,情理之中。辛弃疾不仅在韩侂胄过生日的时候,写过祝贺的诗,还因为追封岳飞的事,把韩侂胄捧上天:“君不见,韩献子,晋将军,赵孤存。”简直与《赵氏孤儿》里的韩献子相提并论了。却没人议论辛弃疾晚节的问题。

其实,陆游对韩侂胄的庆元党禁曾提出尖锐批评:“大事竟为朋党误,遗民空叹岁时道。”他呼吁团结,共同抗金,收复河山,保家卫国,这正是陆游为后人景仰的地方。

陆游的《渭南文集》是其幼子子侂于嘉定十三年(1220)十一月所刻(陆游已去世三十三年了),未收入《南园记》和《阅古泉记》。有人指责这是陆家人做贼心虚的证据。政治风向面前,陆游的儿子必须避嫌呀。想想后世之人,为了政治清白,宣布脱离父子关系,就不奇怪了。

◇ 文坛内苑 马光水专栏



马光水,中国作家协会会员;青阳县屈原学会会长;出版诗集《在时间上跳远》。